

城事

City Legend



金陵女儿

薛冰 |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南京

非外借

城事 | 南京
City Legend | Nanjing

金陵女儿

薛冰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陵女儿 / 薛冰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7.10

ISBN 978-7-5426-6027-5

I. ①金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3736号

金陵女儿

著 者 / 薛 冰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王卓娅

装帧设计 / 阿 龙 许艳秋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王卓娅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137 千字

印 张 / 7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027-5 / I·1298

定 价 / 4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序

二〇〇二年，应王稼句先生之约，一同来编撰一套“江南风月”丛书。我承担的便是这本《金陵女儿》。按照商定的编例，这套书既不算纪实，也不是小说，而属一种文化随笔，内容可以有真人真事，也可以有假人真事，当然也免不了真人假事和假人假事。

朋友们听说了，都道：“好啊，挺有意思的。”

这自然是对我的一种鼓励。

说实话，愿意接受这个选题，也正是因为觉得“很有意思”。可是待到下手去写，才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这本书所应描述的金陵女儿，没有一位是可以直接采访的；所描述的事件情节，几乎没有能够实地考察的。我所能利用

的，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必可靠的文字记录和未必正确的旧有评判。打个不一定恰切的比方，就好像考古工作者要将一堆破碎的陶片，拼接复原为了一件完整的陶器，已有的陶片未必都属于这陶器，属于这陶器的碎片也未必都能搜集得到。甚至根据这些碎片能拼出怎样一件器物，在事前是无法确知的，任何先入为主的臆断都可能导向歧途，而前人的评判所指示的，又很可能是一条错误的路径。唯一可行的做法，就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历史的碎片，尽可能严谨地鉴别筛选，尽可能准确地将它们安放到应在的位置上去。

这是一个回旋往复的过程，选择和安放的每一次失误，都意味着有一部分工作将要推倒重来。只有当相对完整的器物出现在眼前时，才能轻松地吁一口长气。

也就是说，为了满足读者朋友“有意思”的愿望，我必得去做许多未必有意思的工作。

尽管写作这样一本书，肯定不会如朋友们阅读这本书时那样轻松，但我还是坚持着一篇一篇写了下来。因为这困难的工作，也别有趣味。

最大的趣味，就在于温故而知新。

新知之一，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金陵女儿，以今天的流行话语说，都是某种程度的“公众人物”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她

已不再是那个在某一时代、某一场景中真实生活过的女人，而是社会和历史层累地堆塑成的偶像了。

这种堆塑在她们生前就已经开始，而且她们自己很可能也参与了这项工作。时代氛围是一种伟大的力量，生活于其中的人，不知不觉间就为它所改变，甚至在主观上，也会自以为就是某种时代使命的承载者，认真地朝它所诱导的那方向去努力，还认为是在实现自己的独立意志。这就更为后世的研究增添了难度。

生前越是为人所关注的女性，往往就越为后世所重视。她们的人生际遇并不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，甚至死后的内容比生前更为丰富。中国人喜欢说“盖棺定论”，其实凡是盖棺时需要有一个结论的，那结论通常都靠不住。也就是说，盖棺时的“定论”终将被改变。

历史有些像时间的因特网，每一位“网虫”都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或因着自己的利益，在历史人物的脸面上涂抹一些色彩。所以，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些真真假假，不是我故弄玄虚，更不是我的创造。它们早已存在，是今天的读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。我无法改变这一事实，只能尝试着进行自己的“复原”工作。

新知之二，历史上进行这种堆塑工作的人，这些金陵女

儿的塑造者，基本上都是男性。

说白了，这些历史上的女性角色，其实都是男权社会或男性意识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。在她们的姓名符号下所表现的，很可能恰恰不是女性的本来面目，而是男性视角中未必正确甚至未必正常的女性形象。

当然，这“正确”与“正常”，也还只是基于某一时代、某种意识的判断。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绝对真理，我不敢说，即使有，至少现在的人类也还无法抵达。

不过，人类社会既然由男女两性组成，男人或女人就必得生活在对方的视线中。就算如阿Q般的落难，就算如嫦娥般的飞升，私心里总还保留着对于异性的精神审视或价值判断。无论这种判断可能谬误到何等程度，但就审视本身而言，是并没有错的。

女性，理应成为男性历史中不容忽略的文化景观。反之，亦然。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历史文本的撰写者，或者说主流文化的发言人都是男性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多为前者，而少有后者。

那些已经进入历史的女性公众人物，她们自己已无法发言，后人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、议论，甚至诽谤她们。但是她们的存在，竟又是如此地无法逾越。她们就像一面面

镜子，将每一个后来的演说者照透肺腑，照出原形。

我们今天所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，正是剖析这种堆塑过程，解读后人为什么和怎样为逝去的角色延续“生命”。即令后人的追述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的，其意义也必然超出艺术的范畴。这未必就能让我们得睹金陵女儿们的历史真面，但是，通过重新审视和评判堆塑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畸形的社会视角，进一步认识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氛围，或许比揭示某一个人物的历史真面更有价值。

所以，这本《金陵女儿》，肯定不会是一部南京女性生活史，更不是对南京历史上杰出女性的表彰。它也未必能算什么文化研究，只是又一个读者对于历史的审视和解读罢了。

就连拟下这样的十几个题目，也很难说有什么道理。

如果一定要说理由，大约只能是这样两条：一种是以人为题，写的是在南京活动过的女性形象；一种是以事件为题，写的是在南京发生过且与女性有关的旧事。就人来说，未必是最杰出或最著名的“金陵女儿”；就事来说，也未必是最辉煌或最重要的女性活动。之所以选择她们而不是选择其他的历史人物，只是因为她们的遭际，她们身上所能承载的历史信息、文化负荷，更有利于反映有史以来南京女性物

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侧面，反映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。从她们的身上，或者不如说，从她们的被塑造成某种形象的过程中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时代的痕迹和历史的變化。

同样，这种抒写，也无意于给世人提供某种教训，而只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种阅读或思考的参照，一种新视角。

最后想说，尽管对于我来说，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，但我总算完成了。这里，也许可以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结：“不是我聪明，只是我和问题周旋得比较久。”

二〇〇二年七月

修订附记：

不经意间，时间已过去十五年。

上海三联书店有意重版这本书，我在高兴之余，也意识到必须做一些修订。主要是因为，这十五年间，我对南京的历史文化，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，特别是在《南京城市史》和《格致南京》的写作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过去认知中存在着不少错误。这些错误也反映到本书的表述之中，所以不能不加以改正。

另外，本书原稿共十六篇文章，但初版时，出版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在付印前临时抽掉了最后一篇《天国谣》。然而我将《天国谣》收入增订本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，现已印售数万册，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所以趁这次重版的机会，我仍将《天国谣》补入，以恢复本书应有的面貌。

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。

二〇一七年三月

目 录

序  I

辑一  她

002 - 青溪歌

018 - 桃叶渡

031 - 胭脂井

051 - 缠足舞

067 - 金缕鞋

079 - 马娘娘

090 - 让皇后

098 - 桃花扇

辑二 她们

116 - 莫愁湖

129 - 长干行

141 - 长板桥

153 - 秦淮艳

169 - 红楼梦

181 - 随园吟

197 - 竹枝词

212 - 天国谣



她

青溪歌



说金陵女儿的故事，当从青溪小姑开始。

因为这位青溪小姑，堪称“六朝佳丽”第一人。

虽然她被认定死于东汉末年，但她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却正是死后的事情。若论六朝人物，她自然要算最年长的一位。

也因为，在她之前的南京名女子，比如史传中那个被伍子胥怀疑会泄露他行踪，遂投水自尽以明心迹的溧水浣纱女，比如传说中那个嫁给江南国主为妻，而日夜思乡啼哭不止的越国少女，都被人赋予了过于浓重的思想色彩，成了某种意识的枯槁标本。倒是这个一度被尊奉为“神”的金陵女儿，却始终不失“人”的丰姿和浪漫。

古往今来，凭吊青溪的骚人墨客，写下了无数流金溢彩

的文字，相比之下，提到这位最早与青溪结下不解之缘的女性的，实在不能算多。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张扬的事迹，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观瞻的遗痕，流星一样掠过金陵的长空，湮没在青溪的六朝繁华里。

不要说吟咏青溪小姑娘的文字了，六朝以后的南京人，也只是依稀记得青溪小姑娘是他们的乡亲而已，很少能弄得清青溪小姑娘的来龙去脉，于是，朴实的南京人，也就难以决定对她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。

青溪小姑娘的朦胧身影，就这样在人们迷惘的目光中，绵延了将近两千年。

青溪小姑娘端坐在六朝青溪的源头。

《乐府·神弦歌》的第六曲，就叫《青溪小姑娘》：“开门白水，侧近桥梁；小姑娘所居，独处无郎。”所谓《神弦歌》，属《乐府·清商曲》的一部，六朝时期产生和流行于南京一带，是祭祀神祇时“弦歌以娱神之曲”，其间且掺杂神、人恋爱故事，实际上也可以算是一种民歌。由此可知，那时的人们已经将青溪小姑娘列入“神”的行列，而且对她的无郎独处，怀着明显的惋叹。

青溪并不完全是一条天然河流。据唐人许嵩《建康实录》记载，东吴赤乌四年（241）“冬十一月，诏凿东渠，名青溪，通城北塹、潮沟”。实则东吴所凿的东渠，也不是全部的青溪，它只是起到将城东、北一带的天然河塘与人工运河贯通

起来的作用。据方志记载，当时的青溪有“九曲七桥”，自钟山西南脚下蜿蜒向南，直达今天夫子庙附近的淮青桥口，与秦淮河汇合。如此说来，从有青溪之始，就有了青溪小姑。

换个角度说，最初的青溪小姑身份明确，就是青溪的水神。她与东吴时被封为中都侯的蒋子文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中，才出现青溪小姑是“蒋侯第三妹”的说法。他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青溪小姑庙的故事，说是庙中生长的谷子十分高大，有鸟在上面筑巢产卵。晋太元年间，陈郡的谢庆骑马经过，用弹弓射死了几只，当时就觉得浑身发寒。到夜里睡觉，梦见一个女子，衣冠庄严，发怒说：“这些鸟是我养的，你凭什么来侵害。”没几天谢庆就死了。

也许是为了强调“神”的尊严吧，刘敬叔赋予了青溪小姑过于强烈的报复心。

这位谢庆的另一个名字叫谢朓，虽然没有什么名气，但他有个大大有名的儿子，就是南朝时开一代诗风的谢灵运。

现已散佚的南朝陈顾野王《舆地志》中，也有关于青溪小姑祠的记载。宋人张敦颐是见到过《舆地志》的，他在《六朝事迹编类》的《青溪》条目中引《舆地志》：“青溪发源钟山，入于淮，连绵十余里。溪口有埭，埭侧有神祠，曰青溪姑。”在《青溪夫人庙》条目中又说：“按《舆地志》：青溪岸侧有神祠，世谓青溪姑。南朝甚有灵验，尝见形于人。

祠今与上水闸相近。说者云：“隋平陈，斩张丽华、孔贵嫔于青溪栅下，今祠像有三妇人，乃青溪姑与二妃也。”

“见形于人”，就是民间所说的“显灵”了。上水闸即在今东水关位置，是南唐建金陵城后，秦淮河进入城内的闸口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六朝的三百年间，并没有人说到青溪小姑是投水而死的。至于将张丽华、孔贵嫔也安置进青溪小姑庙，就说不清有什么道理，应该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理吧，或许因为她们都是女性，或许因为她们都与帝王家有关的缘故。

既然我们的祖先为青溪小姑认下了这么一位大哥，我们也就不能不来认识一下这位侯爷蒋子文。

关于蒋子文的最初记载，见于晋人干宝《搜神记》卷五。据说蒋子文是广陵人，“嗜酒好色，佻达无度”，但是他常常宣扬说自己“骨清，死当为神”。他在汉代末年当了秣陵尉，大略相当于秣陵（今南京）的警察局局长，后来追贼直至钟山下，被打伤了额头，他自己用带子把伤口缠起来，是打算继续追下去的意思，结果就死在了路上。到东吴初年，蒋子文的老部下在路上竟又看见了他，“乘白马，执白羽”，前呼后拥，像他生前一样。这见鬼的人吓得直跑，蒋子文追上他，对他说：“我该在这里做土地神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你告诉大家，为我立祠，否则将有大灾祸。”于是先有大疫，